

编者按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，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，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，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如今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，很多已不在人世，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，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，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


扫一扫，  
看八千湘女  
的精彩人生。

# 想当全国劳模的“假小子”，在新疆遇到了爱情

口述 / 毛灿奇 文 / 李立

### 湘女档案



毛灿奇，1935年出生于长沙县跳马镇，1951年入疆，被分配到焉耆的二军六师十七团，后转业至兵团农二师，退休前在库尔勒市华山中学工作。现居库尔勒。

我对“长沙市营盘街47号”这个地址的记忆，远远深过“库尔勒市华山中学家属院2号楼”——后者，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家；但前者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。

### 三次被拒，第四次我终于当上兵了

我家里是地主，成分不好。那时刚解放，提倡“妇女解放，男女平等”，我就特别想当兵，快想疯了。

此前，我已经失去了三次当兵的机会——我曾偷过父亲一块银元，独自一人徒步两天走到株洲，参加军需学校的招生，但因文凭与年龄不符被拒；我也曾参加部队保育院的招聘，但人家要的是“生过孩子有奶水”的妇女；最后一次，是我看到报纸上登了“招军干”的消息，便和四姐以及家中的一名长工去应征，结果四姐考上军政大学，长工也被选上当了兵，就是不要我。

苦等到1950年10月，新疆军区在长沙征召女兵的消息传来。父亲坚决反对我去当兵，理由是我干农活很在行。但我还是背着父亲跑了。为了能顺利参军，我跑到理发店理了一个平头，穿着背带裤，把剩饭捏了几个饭团带上，半夜溜了出来。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城，但上次“偷钱从军”的事情暴露后，我这次没能再偷到父亲的银元，只好走路。

到了“长沙市营盘街47号”这个招女兵的地方，我又累又饿，都快晕倒了，但我没想到，招聘团的人会对我那么好，他们马上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，又给我弄来了一大碗米饭，这使得我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。

但他们还是拒绝了我：“你年龄还小、身体瘦小，不符合招兵条件。”我一听激动地说道：“同志！你不要小看我，我不怕苦不怕累，是家里干活的主力，你不批准我，我就不走！”军人看着我剪了短发还如此“固执”，笑着说：“古有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，今有毛家妹子做假小子参军，心诚意切！”后来，招兵军人最终同意收下我。

“我参军了！参军了！”我激动得跳起来，而我“假小子”的称号也由此扩散开来。

坐火车到了西安，在西安修整一个多月，我们这些女兵，坐着汽车往西而行。

戈壁浩瀚，连绵的车队如同在大海颠簸前行。放眼望去，风沙漫漫，我们四十多人一车相互依偎，但即便帆布篷将车盖得严实，却依然抵挡不住沙尘。在戈壁滩上，水是最珍贵的，得节约着喝；吃的，则是足有一寸厚的面饼。人人嘴上都长了燎泡，一张嘴，唇上就裂开血口子。

车队上路后，不能随便停车，所以解手只能解在盆子里。那盆子也是“一盆多用”，在车上是便盆，宿营时洗一洗就当脸盆，吃饭时又作盛菜的工具。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，有一次，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，没有炊具，队里的领导就让用这个盆子煮。大家不干，望着骆驼肉干瞪眼。直到男兵那边传来了肉香，我们才忍不住了。

最后，饥肠辘辘的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这用途“复杂”的盆子也总算被接受了。

### “假小子”的外号深入人心

到新疆后，终于实现了从军夙愿的我，被分配到焉耆的二军六师十七团。虽说是一手拿枪，一手拿砍土馒，但除了没日没夜地劳动，军事训练几乎没有。

当时我们住的是地窝子，面对的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，到处是狼、马蚤子和蛇。有些碱滩很深，可以把掉进去的毛驴吞掉。

我们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，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，干到八



毛灿奇说，这一生很知足。

点钟吃早饭，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，这下要忙到晚上十点才收工。

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拿着那把巨大的砍土馒，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，砍土馒上全是血，红的变黑、黑的结了痂，痂上又染血。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，我人小，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。

我当时也没有多想，我只想劳动，只想当“劳模”，因为劳模当大了，成了全国劳模，就可以见毛主席。

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干脆一直留着这个小平头。干起活来，我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同志。挑柴时，男同志挑150斤，我挑160斤；男同志每日开荒四亩，我开荒四亩半。完成不了，我就加班加点。我“假小子”的外号也因此更深入人心。

我那时的脑子里，除了“干活”两个字外，剩下就只有饥饿了。记得1952年割麦时，我一次吃掉了八个玉米馍。还有一次，我立了一等功去师部开庆功会。当时，我姐姐在师部医院当护士。我去看她，见面后就问她要吃的，刚好有剩下的病号饭，姐姐就端来了一缸子鸡蛋煮面条。自到了新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鸡蛋，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。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，我又把它吃下去了。老炊事员一见，就把我叫到伙房，端出一盆面条来，说：“小子，你吃吧，能吃就把它都吃完。”我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都没剩。炊事员在不相信地嘟囔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那是我吃过最饱、最香、最可口的一顿饭，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，几十年了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它的香味。

我留个小平头，不仅省了事，关键时候还起了大作用！1951年

冬天，我与几名姐妹一起上天山打柴。路上遇到一名劫匪，见我们全是女的，劫匪拿着刀想图谋不轨。大家吓得不行，惊慌失措地对我喊“假小子，快过来，有坏人！”我跑过去，故意把棉帽子一扔，露出小平头来，一边挽袖子，一边向那劫匪走去。那匪徒以为我是男的，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。

一天，我回驻地路上还遇到了团长和政委，俩人看到我笑着说“你就是假小子吧！”我回答道“是的”，政委笑着说：“假小子战士可不是原意义上的假小子啦，你要名副其实，无愧于假小子的名声啊！”团长接着说“战士的责任重于泰山，要像钢铁一样坚强不屈，不怕苦不怕累”。这场“偶遇”的对话一直激励着我。

### 两个湖南老乡在新疆喜结连理

在当时，时不时便有领导会给湘女介绍对象：二十八岁以上，五年以上党龄，团级干部，怎么样？你要不要？于是，“二八五团”的说法便逐渐流行。

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，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，都是沉重的。

我们那时很单纯，根本就没有想过情和爱。但我一开始就想好了，我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也喜欢我的。很幸运，我在新疆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爱人——从湖南湘乡来的赵慈命。在遇到赵慈命之前，部队里有一位营长曾大胆表白我，但最终被我拒绝了。1956年，赵慈命来到了我在的部队，他于1951年参军西北军区，后来被分配到南疆喀什二军教导团任文教，后调任国防四师边卡营，到帕米尔高原守卫边防，后

来又调至解放军第五速成中学任教，1956年学校解散集体转业到农二师。

那个时候，大家都很腼腆，也保持着距离，我和赵慈命确认恋爱关系后，一起出去走路，都是隔着一两米远。

1957年，我和赵慈命举办了结婚典礼，大家都说我们二人的结合是八千湘女中美满的婚姻，是湖南人在新疆喜结连理。

一张单人床添几块床板，两人的被子抱到一起，就是我们的新巢。战友们送来了新的脸盆、炒锅、洗衣盆、搓衣板、暖瓶、镜子作为礼物，我们用瓜子、花生、糖招待客人。新房里还少不了贴个奖状，那是新人最在意的荣誉。

因为生产任务繁重，且交通不便，很多夫妻都是聚少离多，我们也一样，但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。他知道我特别想见毛主席，但是一直没见到。后来，他特意陪着我去了一趟北京，却不巧碰上毛主席纪念堂当天不对外开放。站在空阔的天安门广场上，我泪如雨下，他拥着我轻声安慰。我想，这一生，我很知足。

### 记者手记

#### 她说，我们无怨无悔

2016年，记者认识了毛灿奇。那时候，即便时隔66年，在新疆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（库尔勒）“八千湘女”座谈会上，对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谈及当年在长沙营盘街47号的往事，毛灿奇的眼中依然闪着光。

如今，当年的“假小子”毛灿奇和丈夫赵慈命都已经白发苍苍，退休之后，赵慈命还返聘教了十多年书，毛灿奇也和其他退休人员一起从事了十多年的老年活动工作。

到了新疆后，毛灿奇曾经几次回家探亲，她感受到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交通变化非常大。第一次是1977年，当时她与丈夫有一个月的假，但从新疆到湘乡，就花了16天，她和丈夫还没来得及住一晚，就往回赶。1991年，她与丈夫又回了一次湖南，花了3天3夜。2008年回家，他们乘坐的是飞机，只花了1天。如今，如果再回湖南，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到达。

“让我说我们湘女当时是怎样的精神，我也不太会说，但是我知道党有号召，我们就跟党走，无怨无悔。”毛灿奇说。